

一。臣案歐陽脩言慶曆中橫壠之水自下流先淤。是時脩為河北轉運使。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。其後下流既梗。乃於商胡口決。據此。則先是下流不快。上流乃決。小吳之決。恐亦無異商胡。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。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可行。海口快與不快。若海口出泄不快。將如之何。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。便望成功。亦恐利害未盡。

李偉稱北流河道動闊三五十里。至七八十里。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滂。一迭。豈能必使之攤平遍滿。故每潔溜走移。或東或西。所向即決。蓋無隄防扼束之弊者。臣觀古人唯不欲與水爭地。故遠為隄防。使游波寬緩而不迫。正以隄防扼束為水之害。則多決溢。若兩隄相去數十里。其河自有中流。豈有攤平遍滿之理。水退。則人皆種麥。比及水至。麥已倍收。且先帝宣諭。唯欲遷